

Hu Zhanfen

一棵桂花树的命运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模仿一下鲁迅的语感。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桂花，另一棵也还是桂花。

两棵桂花树都长在公共绿化区。胖胖的是棵金桂，龙爪形的是棵丹桂。丹桂开花红红的，是石榴红，偌大小区就这么一棵，起码五十年的树龄了，每年秋天香溢四邻，说是金桂最香，怎么觉得丹桂更香呢。更难得的是她的红颜，丹桂而红如石榴，我敢说百里内都没一棵！

树形也好看，桂花树一般都伞形的，惟它虬曲多姿，无花的时节也够人赏心悦目的。四月里，新来的邻居扩张花园，嫌丹桂碍事，竟然直接上手把它挖了，动作非常粗暴，主根切断，土团也小，扔在路边，丢弃的意思非常明显。

这个我可不同意。国家绿化政策规定，多少口径以上的大树挖了就是毁绿！大丹桂早就达到国家保护的标准了。我找新邻居，要求马上把树复原。太阳暴晒之下，桂花树已日渐憔悴。

新邻居听了非常怪异地看着我，似乎我在和他争夺一条人命——“不就一棵树嘛”——他在念“树”时，口气里充满鄙夷——“多少钱？赔呗！”

我说不行。必须救活它！但也明白一时和他沟通困难。他的逻辑是，钱可解决一切，“赔呗！网上买一棵也没多少钱”。殊不知，这些年我们和树有了感情。

我便向业主群求援，把它倒地的照片发上去，把毁绿的现状公示，果然好几个业主愤怒起来了，当即成立了一个“保树党”。联手上门讨说法。

新邻居依然不理。他甚至想把胖胖的老金桂也挖走，这样，他的花园可以再大些。但他低估了民意的力量。第二天，区里的绿植部门就找上了门，命令他恢复原状，否则立即采取强制措施，停止他的装修工程。

他被迫让步。但指望他主动施救是别想了。天气已转热，丹桂因为主根被断，等于大动脉被断，事实上已奄奄一息，“保树党”几个便把事给揽了。第一，先把原树坑再扩大些，加施了老陈底肥，让它舒服落白。为防它蒸发太快，入不敷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给它上水，还在树基周围挖个浅坑，施予“生根粉”，刺激它快快生根。然而它却大片地掉叶，这是可以预料的。我因为离它近而天天给它喷水雾，一天喷个三次。

但太阳太毒。进入五月，它枯得更快了。绿化专家说，就像人的截肢保命，眼下必须给大树

截肢！这么好看的树形，我也等顾不得了，果断地祭起了电锯，物业的绿化工人大量裁去了它的枝干，事后证明，“截肢”是相当及时的措施，否则就没救了。

看它仍然恹恹的，大家很无奈。“给它吊盐水！”几个保洁阿姨建议。这是个好主意。我立刻买来了“大树营养液”，天天给它“挂盐水”。

神了。“盐水”一挂，大丹桂又挺起了它的枝叶，烈日炎炎，我坚持天天给它挂水，也天天往根部浇水。水！水！那些日子，天天与太阳争水。

熬过了八月，大树居然萌出了新枝新芽，我们一伙“保树党”，连同保洁工、绿化工一起围着大树庆生，给它挂上红绸与灯笼。秋风起后，大丹桂萌出了大量的新枝新叶，霜降那天，忽然闻到似曾相识的阵阵桂香，远远一张，一夜之间大丹桂开出了无数红红的桂花，那是它的回报吗？

群里都为它欢呼了起来。

我常想，草木如人，也有喜怒哀乐。它们最大的悲哀只是命定的不能行走而已。而那新邻居则仍然用奇怪的眼睛看着这一切。他不明白，在老家早该统统塞进灶头的废物，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？

有的事是他永远不懂的。☞

有的事
是他永远不懂
的。